

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

人神之间

白
族

袁多惠著

高发元主编

云南大学出版社



民族家庭实录

D669.1

P468:1

人神之间

(白族)



彭多意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 第三集/高发元主编.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1.9

ISBN 7-81068-336-5

I .2... II .高 ... III .家庭生活—社会调查—中国
IV .D6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9457 号

编委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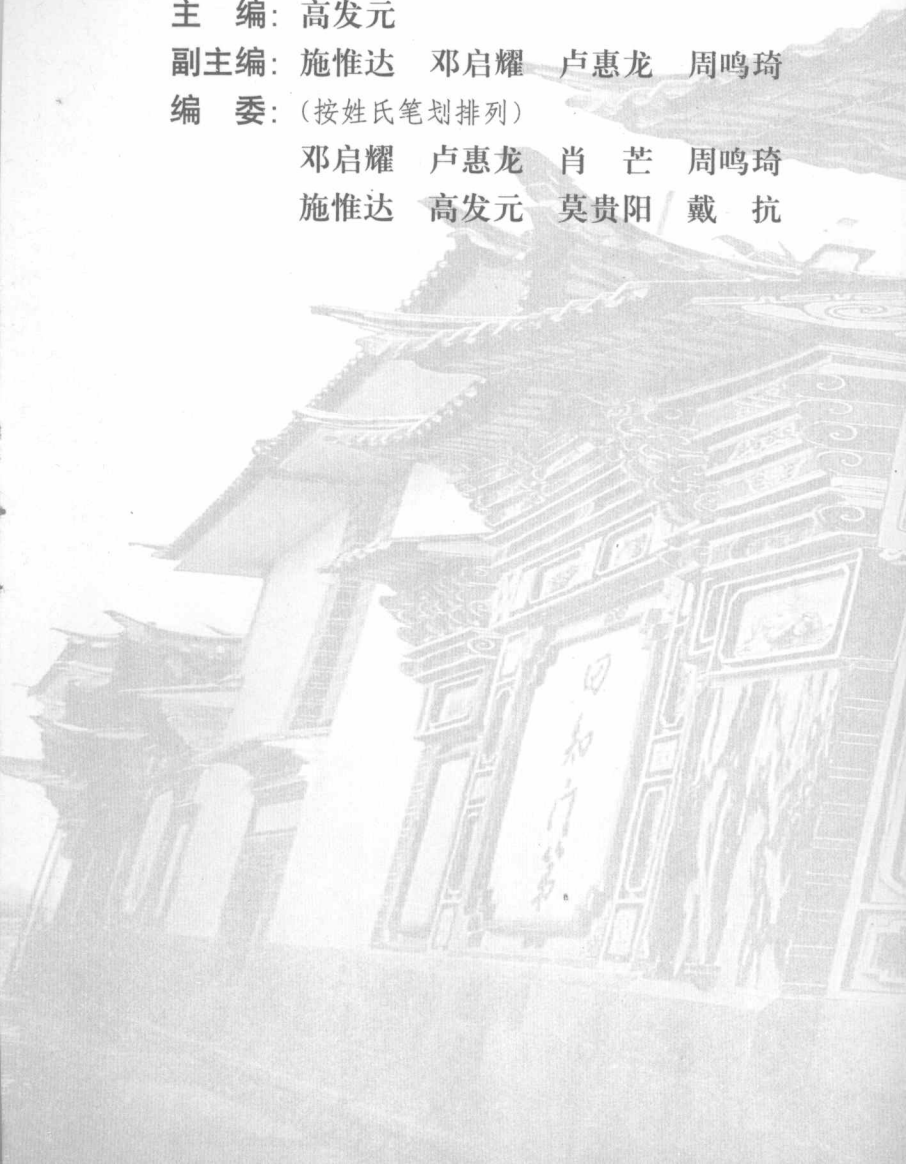
主 编：高发元

副主编：施惟达 邓启耀 卢惠龙 周鸣琦

编 委：（按姓氏笔划排列）

邓启耀 卢惠龙 肖 芒 周鸣琦

施惟达 高发元 莫贵阳 戴 抗



总序

串起世纪民族文化之链

高发元

大约在110年前，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公开断言：“印第安人部落民族文化生活在美国文明的影响下正在日渐衰颓，他们的技术和语言正在消失，他们的制度也在解体。今天还可能容易搜集的事实，再过几年之后即将无从发现。”为了纠正自己的学术视觉，也为了解决一个代言人的资格，他做了原住民部落的养子，他破译了鲜活的原住民生活之谜，并对那里的文明进行了透彻的阐释。然而，非常不幸，摩尔根的预言在今天的美国已经成为活生生的事实，古印第安文明已成为历史上光辉的绝唱，使美洲大陆的主人印第安人只能在保留地，在白人文化的覆盖下喘息，那些印第安青年人为标明自己的印第安身份，在村寨旁竖一根图腾柱，或在衣服上画一只乌鸦，只有这么一点干巴巴的文化了。他们的语言、宗教、习俗都已灰飞烟灭，辉煌的传统成为遗留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梦，一个冷冰冰的梦！并且永远无法破译那一个遥远的梦境。今天人们要理解印第安文化，只能去读一读《古代社会》，万幸摩尔根还给世人留下这么一道暗夜中的星光。

又一个世纪即将结束，新世纪即将降临。全球性的新技术革命日新月异，新的商业文明席卷着每一个角落，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网络的革新，使人感叹地球成了一个村庄，那就是“地球村”。世界正

处在一个从未有过的大冲撞、大调适、大突变和大融合之中，难免有浮躁、阵痛、裂变。在这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时期，如果抓住了机遇，就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否则，就会失去自己，也就可能会消失在历史的地平线上。

(一)

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记下了他采访一位部落首领的经历，那个首领告诉他：“起始之初，上帝赐给每人一只杯子，杯里装着泥土，他们从杯中吸取生命的养分。他们都浸泡在水中，但他们的杯子各不相同。现在，我们的杯子已经破碎，它已消失无踪了。”我们的杯子破了！这可以说又是一个黑色的箴言，他说的是，与生命本身，他的民族的信仰、价值相关的整个结构的坍塌。也许，他们的杯子破了之后，会有其它的杯子替换，但是，所盛的生命之水已经丧失，无法弥补了。今天，有许多专家、学者在呼唤人文精神的复归，也有人在大声疾呼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就在四年前，丽江大地震之后，有纳西族学者断言：“房屋坍塌尚可重建，文化消亡无从复活。纳西东巴文化已出现断层，21世纪很可能再没有东巴。”不注意保护，过度的开发，掠夺式的经营，已使各民族的文化都在出现断层，每天都在流失。仅仅是呼吁、呐喊，已经无济于事，只在书斋里研究，没有办法留住正在失去的文化。多年前我们就在尝试一种做法，我们主张走出书斋，关注世纪之交纷繁复杂的社会人文事实，到带着泥土味的民间田野去。真实的知情者就是生活者，从生活者那里采撷留下沾满了尘埃、染满了烟草味的第一手资料，主张脚到、手到、心到，用生动、真实、传神的文字及图片，留下我们的所见所闻，包括正在发生着的变迁。因为我们无意于做某个民族的救世主，我们也不可能把所有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淋漓尽致地写透，我们只能选择一扇极小的窗口来透视，至少把我们的见闻留给后人，我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几年前，我们撰写出版了中英文两个版本的《云南民族女性文化丛书》，获得成功，书中描述的是云南26个民族女性角色，也是由男女两性为基本要素构成的家庭的一半。今天，我们又从中国56个民族中，各选择一个家庭为对象，撰写约300万字的《20世纪中国民族家庭实录》，这是过去工作的继续和发展。我们相信，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或对一段历史的评说，会带有时代的印迹和个性倾向，但对一个家庭的真实记录却可以作为永恒的参照。这套书不是家庭史、不是家庭回忆录，是以记者的敏锐捕捉沉落的素材和细节、以学者的功底去观察分析、以作家的手笔去抒写，将深奥的、理性的学术观点，隐藏在随意的寻常道白之中，让读者在欣赏故事中明白人类学的知识、生活的内涵及

社会的发展变迁。

(二)

实际上，中国的少数民族，除了很少一部分有文字记录着自己的历史文化外，绝大多数民族并没有自己的文字，许多历史文化是通过口头传承而进行，这也可以说是该民族的一种口头实录。他们的传统文化骨血、文化根脉，是通过一代代人传递接力棒一样传记下来的。无论对历史、宗教还是自然万物，无论对道德、伦理还是思想体系，都是通过记忆来完成的。歌声、故事、传说是他们记录历史、传播知识、表达思想、交流情感的工具。这些歌谣、故事，也只能属于这样一些大自然的子民——他们在广袤的大地、浩瀚的海洋、茫茫的雪域、苍凉的沙漠、雄峻的高原、深邃的峡谷、平静的草原之中，从那里诞生了凝结着浓浓生活情、深深历史恋的歌，诞生出生存方式和对世界的理解，那些歌不是唱出来的，是流出来的。

就以“我们从哪里来？”这样一个关注人类自身命运的问题而论，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答案。有许多民族，诸如哈尼族、纳西族、傈僳族、彝族等民族都有一部部自己的迁徙史诗。在那一条条跋山涉水的遥遥路途中，留下了血和泪，留下了子孙，留下了爱情，也留下了关于生与死的歌唱。每到月明星疏时，那些飘逸而高远的天籁之音牵动着人们的心魂，在历史弯弯曲曲的河道上徘徊、辗转，使人们觉得星球和宇宙也同样在长途跋涉。

众所周知，许多民族是以“听觉文化”作为文化特征的，而不是视觉文化。他们无不以口述的神话、传说、故事，同步入发达社会的大众传媒为交流工具的现代文化相区别。那些为整个民族所共有的创世神话、部族起源、英雄史诗，包括童话故事，都是这个民族对世间万物（包括自己）的理解、解释，可以说是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一种集体意识的“隐形文本”，有人说那是一笔“无形的文化资产”。譬如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玛纳斯》、彝族的《梅葛》、纳西族的《崇搬图》、景颇族的《司岗里》等等，几天几夜的说唱吟咏中，贯穿着一种不可遏制的生命意识，一种颤栗心魂的诉说欲望，一种难以表达的交流渴望，那里面不仅仅是直白，还有诗、有歌、有吟诵、有感叹，里面灌注着大地的年轮，是生命的启悟，是道说不尽仍要说的“天问”。我们将这些丰厚的文化底蕴，珍贵的史实，在《家庭实录》文本中得到体现。既然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那我们就从细胞着手，来窥视每个民族，窥视整个社会，有的甚至还能串起整个民族历史的构架。以实录一个家庭生活，提供一个管窥民族内心的窗口。相信再

过十年、二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同一个作者再写同一个家庭，那时，感慨的可能不仅仅是作者了。我们能否把遗落在岁月流沙中的珠贝一粒粒捡起，用家庭生活这根丝线穿好，结成一串，那么，历史、或者说正在发生的历史、以往的岁月、变迁中的心迹、文化的消失或另一种文化的诞生，不都在里面了吗？我们正在努力这样做！

(三)

有一位印第安作家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名为《寻回被盗去的声音》，文中说：“我不认为只有印第安人能写印第安人。但是你们不能偷走我的好事然后把它说成是你们自己的。你们不能偷走我们的精神然后把它说成是你们的，这是北美洲的历史！被盗走的财富、被盗走的生命、被盗走的梦想、被盗走的灵性。如果你们的历史是文化统治的历史，你们必须认识清楚并且对这段历史讲真话。”这位作家所谈的关键是一个阐述权的问题。就以美国为例，我们常常看到许多形成固定模式的“西部故事”，在这些作品中，不难看到大量对印第安生活素材的盗用，对他们习俗的恣意扭曲。这些作品中所透露的都是殖民者的历史叙述，是完全以白种人的文化视觉去衡量的，所以，得出的结论不会是公允的、客观的、真实的，这就涉及到一个视点及文化心态的问题。我们知道，人类学是通过著述文化来促使不同文化或学术间相互理解为基本出发点的，由于独特的田野工作性质，其真实性应该是它的生命，作为研究对象的不应该是“生物人”或者“数字人”，不是标本和数字化的存在，而应该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社会人，这要求作者要站在当地人的立场叙述当地人的生活，而不是照搬一种模式，或是“先人为主的框架”。所以，在这套丛书中，有不少是本民族的作者写本民族的家庭，甚至还有一些作者直接就写自己的家庭，写得很精彩，写得更贴近生活的本真，从心理、文化、情感和细节的掌握上，是别人无法替代的。作者的文化背景及思考贯穿于字里行间，我们从中看到的是隐藏在文字背后的许多文化积淀。这就避免了以往人类学作业中出现的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触而不觉的弊端。这些作品中，作者的叙述是真实而客观的，文字是朴实而有感觉的，材料是第一手而原汁原味的。我们说过，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是对一种人类学文本的实验。我们相信，只要是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只要我们真实地记录了、思索了，就不会被岁月的流程所淹没，至少会留下各民族家庭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轨迹。

目 录

引 子	1
一、 苍山之魂	2
1. 风吹散的种子	2
2. 云弄峰祭祖	7
二、 遵循传统的人生	14
1. 乡村书法家的故事	16
2. 照壁题字	18
三、 本主有灵	26
1. 从姑娘到曾祖母的历程	26
2. 敬本主的老妇人	31
四、 故土难离	38
1. 扎染工匠	40
2. 当家人的难处	44
3. “出嫁”的儿子	48
五、 “绕三灵”的妯娌们	51
1. 有情歌场来相对	54
2. 做祖母的“媳妇”	57
3. 二嫂的餐桌	58
4. 晚街摊主	59

六、	天蛊的点心	62
七、	蝴蝶泉边长大的孩子们	66
1.	蝶泉边好经商	67
2.	龙狮队的台柱	70
3.	扎花能手的选择	75
4.	难圆参军梦	79
5.	读书郎	80
	桂德本家庭关系表	82
	参考文献	83

引子

因为周城村是最大的白族聚居村，更因为周城白族民风民俗最浓郁，因此，当我接受撰写“白族家庭实录”课题时，首先就想到了周城。事有凑巧，我曾在邻近周城的仁里邑村好友阿雄新居照壁上看到过桂德本大爷遒劲有力的书法，当时“桂”这个少见的姓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我走进了桂家小院。

在和桂大爷一家4代23口人相处的日子里，我就像这家里的一员，真真地体验着他们的情感与生活。然而我却怎么也无法用手中这支稚拙的笔写出满意的文字，记下这个普普通通白族农家平平常常却丰富多彩的故事……

一、苍山之魂

在苍山脚下，蝴蝶泉边的周城村，有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白族家庭，23口人四代同堂；长幼和睦，世代辛勤劳作，生息在这块土地上，敬本主、绕三灵、题照壁、扎花、染布，他们身上流淌着白族的血液，有着一颗地地道道的白族心。然而，家谱上赫然写明这个家族——周城村桂氏始祖四百多年来自两湖两广。正是白族自形成之始就具有的兼收并蓄、开放的民族性，将“桂”姓融进了自己的群体中……

1. 风吹散的种子

四月的一天，我来到大理市喜洲镇的周城村。这是一个丰收的季节，蚕豆、油菜籽、麦子已经熟透，人们

忙着收割、打场、入仓。大理白族世居平坝，但是人力运输习惯背，重物用麻绳缚住，绳子中间用一块四寸来宽、八九寸长的棕垫或布垫连接两端，背时将垫子套在前额，身体前倾，两手拽住腰际的绳子。头、腰、手、背一起用力。小山一样的大捆豆连杆下你总会看到一张汗水涔涔的女人的脸。

桂德本大爹家座落在村子北头坡脚，沿穿镇而过的滇藏公路往上走，车可一直开到巷口。第三道大门，与周围人家没什么不同，青石砌的台阶上撒着些豆杆豆叶，钟魁门神年画和“一代英豪九州生色，九天雨露六六同春”横批“一元复始”的红对联有些褪色。门牌“镇北路45号”。



晨曦中的桂家
小院

一进大门，正面是一道彩绘屏风，画的是一只吊睛白额猛虎，色彩十分亮丽。庭院是传统白族民居三坊一照壁的格局。正房三开间两层楼挂两耳，两边厢房各三间，正房、厢房正面均开设有一排采光、通风木格子条窗，门窗以

木雕空花为主。正房、厢房前面有檐廊贯通，作为室内外过渡空间，廊下光线较室内明亮，既可遮风避雨，又是家人日常休息、从事家务活动的绝好场所。水泥铺就的院子平整光滑，秋收时可以打场，又能晾晒粮食，此时满院堆放着从田里收来的豆秆。房屋构造纯用木料为梁架，砖石、土基砌墙，用瓦盖顶，以板瓦为沟，筒瓦为埂。照壁只是一堵夯实的土墙。白族人家喜植花木，不论贫富，每家院落里都种植各种花卉，故有“三家一眼井，一户几盆花”之说。桂家也不例外，照壁下面的花台上碗口粗细的茶花，十几盆兰花、杜鹃花错落有致。两株金银花、素馨花藤蔓爬满了檐廊，使小院平添几分雅气。要说与别家有什么不同，就是堂屋里没有摆放祖先牌位，也没贴与福、寿有关的字、画、对联，三面墙壁上挂满了桂大爹手书的十几幅毛主席诗词，唐诗宋词条幅、中堂。天井四周的墙壁上凡能题字的地方，老人都写上了警句名言，或绘上几株瘦竹，几苗兰草。使人置身书香氛围里，自觉不自觉地接受着文化及道德的熏陶。而在这个环境里生活着的每个人使用的却是地地道道的白族语。于是就形成了汉文化与白族文化并行不悖的有趣现象。

当我这个不速之客突然出现时，正在院子里打豆的几位妇女停下了手中的活，小声交谈着，朝我投来疑虑的眼光。但这并不影响热情好客的白族人对客人的礼貌，大人们忙吩咐孩子们端茶送水，妇女们手中长长的连枷又有节奏地响了起来。平和慈祥的桂大爹稳沉持重，话语不多。待我道出自己身上也流淌着白族血液时，老人家释然了，脸上露出笑容并急急地告诉耳朵有些背的老

伴。心里的隔阂消除了。大妈拉着我的手端详着，那神情仿佛找回一个丢失已久的孩子。我被这双布满老茧粗糙的手温暖地握着，老妇人的母爱传遍了全身。



乡村书法家手
书条幅成了堂
屋的最好装饰

快吃晚饭的时候，有人高声地招呼着进来，声音未落，一位红脸膛的壮年汉子掀开了堂屋的竹帘。大爷忙介绍：“这是倪大哥，孩子们喊阿舅。”原来这院房子是桂、倪两家合盖的。倪大哥的大女儿已出嫁，只有妻子、二女儿和儿子他们四口人吃饭。一进大门这面的厢房连挂耳便是他家的。桂大爷告诉我，桂家的老宅在晚街古戏台旁，有五六间房。被村办事处盖贸易大楼征用了，当时给了一千多元钱的搬迁费，并划了宅地给桂、倪两家，盖了现在这院房子。老人回忆盖房的准确时间，那是1983年。大妈极想参与我们的交谈，大爷就提高嗓门耐心地讲给她，大妈点点头补充说是狗年。盖房花去一万二千元人民币。

晚饭后，孩子们帮着收碗，二嫂默默地洗碗、喂猪。大妈张罗着为我铺床。男人们此刻或端着茶或抽着烟悠然坐到电视机旁。听说家里来了客人，住在不远处的大儿子、到

陈家上门的三儿子、出嫁的女儿，媳妇、姑爷、孙儿女，外孙、孙媳、重孙女陆陆续续都来了。不多一会，大大小小挤满了一屋子。坐在藤躺椅上的大妈把两只戴着玉镯子的手交叠放在自己的腹部，昏花的双眼盯着刚会走路的重孙女小雨沐，一脸慈祥。桂大爹慢慢吐了一口烟，将绕膝的儿孙们一一向我介绍。

四世同堂——
桂家全家福



73岁的桂大爹，75岁的桂大妈养育了三儿一女，添了十一个孙子、孙女和外孙，眼下又见到了活泼可爱的重孙女。全家23口人，含饴弄孙，人丁兴旺，怎不叫辛苦了一辈子的老人由衷欣慰呢？在这不算大的堂屋里，我感受到了这个四代同堂大家庭的融融亲情。这时我趁机把最想问的问题提了出来：“桂姓是不是世代居住周城村的？”大爹的回答既在我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不是，家谱上写的是明朝从湖广迁来。”“能不能到祖塋看看？”我明知清明已过，不是上坟的时间，但还是期待地说出了我的想法，两个老人商量后说“可以的。”

望着这一家看电视的男人们和手里扎着花,或做着针线,小声拉着家常的妇女们,我突然想起有位著名的人类学家把离开故土迁徙的现象比喻为被风吹散的种子。没想到周城村这户道地的白族农家,竟也是从遥远的汉族内地吹散落在白族周城的种子。

2. 云弄峰祭祖

第二天是星期天,孩子们都不上学。听说要上坟,高兴得跑出跑进帮忙张罗。桂大妈吩咐儿孙们备好香烛纸马、公鸡、鱼、肉、蛋、米、酒、油、盐、醋、酱油、蔬菜、碗筷等食品什物。除了手头活计放不下的大人,大爹、大哥、大嫂、二哥、姐夫、阿姐和孩子们我们一行十几人向着云弄峰桂氏祖茔进发,去祭祀桂氏祖宗。

一路上,无忧无虑的孩子们跑前跑后叽叽喳喳,像一群小山雀叫个不停。大妈没有来,大爹说,老伴这两年衰了(身体健康不如从前),上坟来不动了。爬到半山腰,在一棵百年树龄的大青树下,小小的山神庙不知接受过多少香火,早已被熏得很黑,虽然没有塑像,但这位在白族人心目中最接近人性的神显然主管着苍山的一切闲事,我们一行人不敢对他有丝毫的怠慢。缚住双脚的大公鸡、鱼、鸡蛋等美食首先让山神享受。大嫂和阿姐把供品献上接着点燃了香、纸,大爹为首,大哥和其他男人尾随其后双手擎三柱高香举过头顶,恭恭敬敬地拜三拜后把香插好。妇女们跟在男人后面跪拜,孩子们也照大人的样子极认真地学着做,大人并不强制小孩,青烟袅袅地飘散开来。

农耕文化的民族对土地有着深深的依赖,因此也就